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休克

程茹军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摘要: 全球化的进程是文化冲突与融合、趋同与多样性并存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 它的实现基础是人员的交流; 人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时, 必然要遇到文化休克的问题。所以,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跨文化交流及其中的文化休克等问题, 对于我们理解和寻求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 跨文化交流; 文化休克

中图分类号: G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2007)02-0150-05

进入 21 世纪, 全球化已经从单一的经济全球化向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全方位全球化发展, 尤其是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全球化进程中, 是文化的冲突占据主导地位, 还是文化的趋同抑或是文化的多样性并存占据主导地位, 对此学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 全球化的进程是文化冲突与融合、趋同与多样性并存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 它的实现基础是人员的交流; 人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时, 必然要遇到文化休克的问题。所以,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跨文化交流及其中的文化休克等问题, 对于我们理解和寻求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于文化、跨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休克等问题研究颇多, 但是把这些问题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审视, 仍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全球化首先起始于经济的发展, 它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向外寻求原材料和商品与资本市场的过程发展起来的; 当今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大大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现在, 全球化已经成为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大融合的过程, 文化成为这一过程中具有是非重要意义的因素, 也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 对全球背景下, 文化在国家交往中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了许多

观点。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以及由此引起的批评和相反的观点。亨廷顿提出了惹人瞩目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 在冷战结束之后新的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 人类发生新的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 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 即“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的重要根源将是文化”, 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核心因素。他把现存的主要文明分为 8 种, 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 他强调人类未来的冲突主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1](P141-149)}。随后, 世界许多学者对亨廷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并指出简单地渲染或接收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冲突论, 危害是极其巨大的; 进而认为, 未来的世界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占据主导地位, 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合作, 而不是简单的对抗。

在国内, 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观点认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各种文明、文化将日益趋同, 并出现同质化的现象,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普遍的“全球文明”, 进而会取代现存的各种不同文明, 这是一种“普适文明

* 收稿日期: 2006-05-25

作者简介: 程茹军(1963-), 女, 讲师, 主要从事跨文化交流、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取代论”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固然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加速了接触、交流和融合,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性成分,产生了诸如全球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等新概念;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相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仅不能消除不同文化共存的多样性特征,而且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趋势正在逐渐加强,文化的多样性并不会消失,这是“多元文明共同发展论”的观点。

纵观国际、国内学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文明发展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共同点与分歧:首先,大家共同承认的是,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事务中和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对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则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趋同与多样化并存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和具体的表现形式,只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形之下,表现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这是由文化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随着人类对自我的反思和认识,人们对文化做出了各种不同的概括和界定。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最早从人类学的角度把文化界定为:“文化或文明就其最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谈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时,主要是从狭义上讲的精神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结构,包括哲学、道德、宗教、艺术、习俗、语言科学等形式的观点和思想,以及根据这些思想观点所建构的政治、法律制度等。根据对文化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就人类文化整体或不同的民族而言,文化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衍生或创造出来的,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2.对于具体的社会个体而言,文化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们后天习得的;3.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简单的要素的堆积,而是由物质、制度和价值等三个不同的层次构成的文化体系。

从深层次上讲,文化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二是

体现民族价值差异的文化的民族性。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不是不同文化群体、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基础;文化的民族性则是影响文化交流与融合、产生文化休克的根本原因。文化的特征及其双重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规律性,从文化交流看,其内在的规律表现为文化交流一般分为“物、心物、心”三个层次进行,物指器物;心物指心与物的结合,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心指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审美标准、宗教意识等。文化的交流范围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与文化本身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愈原始,交流的范围愈小、速度愈慢;文化愈进步,交流的范围愈大,其速度愈快³(P27~28)。

文化自身的特征及其共同性和民族性决定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不是简单的冲突或趋同,正如全球化的过程是充满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样,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冲突与融合并存的过程;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集中表现在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通过交融、冲突、继承、保持和发展文化的民族性而实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的总体发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促进了世界文化趋同与多样性并存;文化交流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总之,随着现代科技的深入发展,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向着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跨文化交流的大格局已经形成,研究跨文化交流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休克

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研究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休克,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人际交流、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理论指导;使人们在实际实践中减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促进文化的融合。

因为“人的生存方式是文化方式;文化是唯独人具有的生活方式”^[4](P31~32)。因为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正如跨文化交流学的创始人之一的霍尔(E. T. Hall)所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人们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情感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正是在这些一般

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又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E.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Green Wish Conn 1959)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地球开始被称为“地球村”,跨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日渐扩展。

跨文化交流形式多种多样,国内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把它分为种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国际交流三种形式^{[5] (P49~52)}。种族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常常是指发生在一国之内跨种族和跨民族的文化交流,而国际间的交流则常常是指主权国家间的政府之间的交流,包括外交和宣传领域,以及经贸、文化科技等的交流,它也是跨种族、跨民族的交流。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都可以归纳为三个不同的交流层次,即跨文化人际交流、跨文化组织交流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人际交流主要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流,相互交往的人可以是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跨文化组织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组织之间的交流;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主要是指不同国家之间利用各种大众传媒进行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事物的形式是其本质的外在表现,透过其外在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以此分析跨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亦无论是在何种层次上的跨文化交流,其核心都在于人的参与,都是通过人的具体行为完成的。所以,我们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着眼点是要通过对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与融合,减少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但是,研究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跨文化人际交流。

人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德国著名的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的突出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她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她的无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缓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9] (P87)}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人的本质,它是人类在创造自我的过程中形成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并改变自身的形态、丰富其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即充分体现了跨文化人际交流。

在跨文化人际交流过程中,人的行为本质决定了跨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交流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文化共享性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中所涉及到的语言、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系统,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而且表面相同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所表达出的实际内涵常常具有极大的差异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其次,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个体无意识的先入为主和偏见。由于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标准又是一种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维护该文化群体的繁衍、稳定和发展的,所以,出生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这种价值体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道德价值标准,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会无意识地以此作为评判标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误解、矛盾,甚至是冲突。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会出现文化的冲突,进而会引起政治和军事的冲突,像20世纪中叶以来,原教旨主义者广泛兴起,而导致的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个人交往的层次上,交往者的心理往往会出现“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是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心理过程。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 Oberg)认为,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初次进入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环境后产生的心理上不适应,是“由于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社会符号不熟悉而产生的深度焦虑症”^{[3] (P340)}。实际是指人们置身于异域文化中,即在学习或工作、生活遇到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时出现的一种心理反应,从感到别扭到不适应,从轻度的易怒、烦躁、到心理上的深刻惊恐和危机的现象。按照奥伯格的理论,文化休克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即兴奋阶段、休克阶段、适应阶段和稳定阶段。

在文化休克的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兴奋阶段人的心理表现是兴奋和乐观,主要是到新的环境后对新的环境、文化、乃至风景、食物等感到新鲜、满意。但是,人在进入新的文化环境之后的一段时间,便会进入到休克阶段,此时,对新的文化、环境、食品、人民新鲜感消失,兴奋和乐观的感觉很快被失望、失落、烦恼和焦虑所取代;由于文化不同、价值观念差异、环境陌生等,逐渐感到孤立无援,进一步的交流受到挫折和阻碍,这时会产生失落、沮丧、压抑、抱怨,甚至是敌视的心理。有的人无法忍受文化休克,采取逃避和回避的态度,无法度过文化

休克阶段;多数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沮丧和迷惑之后,开始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环境,逐渐了解新的文化环境中的人、语言、习惯、食物等;不仅仅只看到异文化的缺点,而且开始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加了在新文化环境中的交流与活动,开始融入新的环境之中。经历过适应阶段的人,逐渐融入到新的环境当中,能够自如地使用异文化的语言、自由地与人们交往,能够深入了解异文化的优缺点,客观地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游刃有余地生活在新文化环境中。

文化休克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每个置身于新的文化环境中的人都会遇到,能否很好应付这个问题,是跨文化交流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文化休克直接影响着跨文化交流,从个体的层面上看,它直接影响着个人能否适应新的环境,能否顺利完成跨文化交流;从组织交流或国家交流的层面看,因为个人的原因可能直接影响组织交流和国家交流的成败。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组织和国家交流的层面,都无法回避文化休克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

三、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但是,全球化不等同于简单的文化冲突或文化趋同;相反,正是因为文化本身的特性,全球化过程包含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文化的趋同与多样性并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组织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渐加深与增多,同时也意味着跨文化人际交流的增加。在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个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克服跨文化人际交流中的文化休克、高质量实现组织和国家之间跨文化交流的前提和基础。解决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休克问题、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需要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要正视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自觉反思文化的共同性与民族性的差异,抛弃本民族文化优势感的倾向,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接受文化冲突与融合不可分的客观现实。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因为自然条件、气候、人种、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文化,从语言、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到其背后的价

值观念、道德标准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人员、组织和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不同的文化之间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共同性;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未来世界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它不可能是简单的文化冲突或趋同,必然是冲突与融合、多样性与趋同并存的。所以,正视和尊重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跨文化交流的认识论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够以自觉的心态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多元文化的差异性。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休克存在的客观性,做好跨文化交流的心理准备。文化休克作为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心理现象,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决定的。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人们的独特行为和生活方式、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制度体系,以及形成这种不同的文化的自然条件、气候因素等。所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由此而产生的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会出现误解、误读乃至冲突。跨文化交流的核心与基础是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人员交流,人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之后,必然有一个再适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文化休克也是一种客观必然。正确对待跨文化交流中文化休克问题,而不是回避和逃避它,是顺利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心理基础。

第三,积极培养文化兴趣,建立跨文化交流的兴趣基础。人是行为的主体,任何人的行为都是有意识的自主行为,跨文化交流也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的有意识行为;人的行为是以一定的意图和目的为基础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要顺利完成跨文化交流活动,需要行为主体建立起对待不同的文化的认识兴趣,乐于接受、体验和了解不同的文化;在这样的兴趣指引下,一个人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后会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新的文化环境,抱着了解它、接纳它的心态和兴趣进行接触和交流。

第四,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提高对各种不同文化环境的适应和反应能力,善于换位思考、理解他人,避免以自己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的思维偏向,主动接纳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帮助人们解决文化冲突、实现和谐交流的重要能力;这种能力与同文化之间的交际能力不同,它是语言能力、肢体语言能力(诸如人体语、手势语、体态语等)、跨文化理解能力

和适应能力等多种能力构成的一种综合的能力。它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掌握跨文化交流所必需的能力知识，如语言和非语言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文化常识；二是具备以多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开阔人的思想、提高人的适应性；三是尊重和愿意了解异文化的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认识的兴趣基础，它实际上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不带偏见地对待不同的文化；四是实际行为能力，即按照新的思维模式进行思维和情感开展交际活动的的能力。

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但是跨文化人际交流仍然是基础。从认识与实践的角度认真对待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休克，有助于人们

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人际交流，为成功的跨文化组织交流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奠定基础。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正在加速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进程中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日益彰显；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趋同与多样性并存，是由文化的特征和其双重性所决定的；全球化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其实现基础是跨文化人际交流，每个人面对新的文化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休克；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克服文化休克有利于跨文化人际交流，有利于促进跨文化组织交流和跨文化国家交流，有助于促进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参考文献:

[1] 张骥. 跨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2] [英]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3] 郁龙余. 论东方文化研究. 东方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4] [美] 怀特, 曹锦清等译. 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5] 关世杰. 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6] [德] 恩斯特·卡西尔, 甘阳译. 人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cultural shock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HENG Ru-ju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6,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combined with cultural conflicts, diges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the cultural contexts, whereby the personal exchanges serve as a fundamental basis, cultural shocks are inevitable. Consequently the writer argues for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mitigate the conflicts for the sake of a glob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ultur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cultural shock

[责任编辑 姜惠莉]